



关注生存  
关注养老

02

能干的媳妇

皮肤,所以拒绝使用。对此,倪伟强总是一笑,但买还是照买,她不用归她不用,他只要表达他的情意就行。

人到中年,张春梅越来越欣赏伟强。他既能干又体贴人,五十多岁跟同龄人相比,倪伟强的那个范儿越发出来了。他个子高高的,身材健美,虽然有点儿小肚子,但穿上西装刚好挺得起来。张春梅虽然自己不爱捋飧,但捋飧起老公来可不含糊。在倪伟强出席大场合前,是张春梅最高兴的时候,伟强站在那儿,仿佛一个衣服架子,春梅打开卧室的柜门,哼着小曲,从里面挑出衬衫、领带——伟强有不少存货,春梅会说:“今天这个场合轻松一些,配个宝蓝的领带就可以。”或者说,“还是穿黑衬衫吧,沉稳一些”。伟强则像一个木偶一样,直挺挺地站着,任她捋飧。

有这样一个丈夫,张春梅觉得自己吃点儿苦也值了,但人总有个忍耐力。

张春梅打开门,看到地毯上乱七八糟,有吃剩的薯片渣子、脏衣服、臭袜子,还有卫生纸,她的女儿倪斯楠跟一个同学正在唱歌,声音震天响。

“你是天你是地,你是唯一的神话,我只爱你,you are my super-star……”斯楠刚上大,当时也是复读了两年才考上的,因为憋得太久,所以上了大学以后玩心很大。

“楠楠!”张春梅大吼一声,把包一

扔,扶着腰,仿佛一只猛虎大吼,“这里是家,不是KTV包间!”

斯楠的同学一见这阵势,赶紧收拾东西匆匆告辞。

“把这些破烂都给我收拾好!”张春梅本来心情就不好,一进门看到这些更烦。

“什么破烂,就玩一会儿都不行呀!”斯楠阴着脸,嘴里嘟嘟囔囔。

“要玩到你自己屋里玩去!”

“我屋里没电视。”

张春梅一看女儿顶嘴,心里的火一下就上来了,抓起地上的一件衣服就朝斯楠身上抽:“上了大学就玩野了是吧!奶奶在休息你不知道呀!你看看你,哪里像个女孩子。人要知道自重,你再这样我不给你零花钱。”

这句话点中了斯楠的要害之处,她不吱声地走了。

张春梅气得头昏,眼冒金星。她站在客厅中间手足无措,乱糟糟的家,不听话的孩子,生病的老人,不管事的丈夫,所有的一切缠在一起,仿佛一团乱麻,她不知道要从哪里着手厘清。

她深吸一口气,再吐出来,告诉自己冷静、淡定,然后找回理智……哦,她想起来了,该做饭了,该让婆婆吃药了,还得看看婆婆有没有小便失禁。

张春梅的婆婆多年以来都是个女强人。老了老了,儿女都成家立业了,她却突然得了一场中风,好不容易治好了,但还是留下后遗症——小便偶尔失

禁。她有两儿一女,但她独独喜欢二儿子倪伟强,认为他有出息、大气,拿得起放得下,所以生病后,也一直要求跟着伟强过。其他两个子女落得个清闲,每个月只补贴点口粮费用,直接把老母亲甩给了伟强。

其实,什么叫“二哥最孝顺”,屁,都是偷懒,孝顺是需要力气和成本的,累的还是她张春梅,春梅有口难言。

伟强在外面做孝子,可归根到底还是张春梅在那里硬撑着。即便这样,偶尔张春梅有点小情绪,外人还会说风凉话:你看,不是自己的儿女就是不一样。久病床前无孝子,何况儿媳妇。

张春梅真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。

春梅弯下腰收拾一摊子乱东西,老太太颤巍巍从屋里走出来。

“春梅啊,回来啦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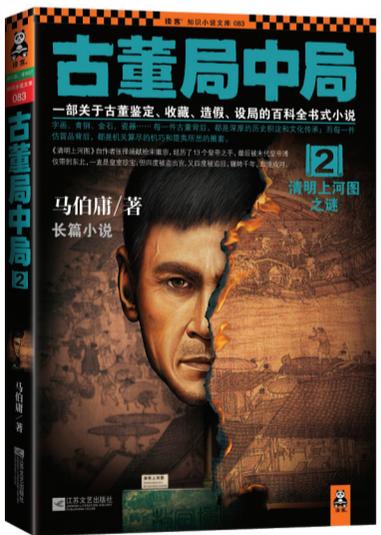
“唉。妈,你没事不要乱走,赶紧去歇着吧。”

“我都睡了一天了,还歇什么歇。”老太太顿了顿,“再歇,我就要发霉了。”

“妈,什么发霉不发霉的,您在沙发上坐会儿,真是的,回头伟强回来,又说我不收拾了。”

老太太坐在沙发上,两腿悬空,幽幽地说:“春梅呀,你对斯楠下回也要注意点儿,孩子年纪大了,也有个自尊心,你上来就这么一吼,孩子的面子往哪搁,又是个女孩子。”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39

古钱背后的线索

可以去问问那个小青年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?”

“他叫刘战斗,现在是上海书画鉴赏协会的副秘书长,刘家在上海的负责人。”

我吃了一惊,没想到这小青年居然也是五脉的人,而且现在的地位已经这么高了。

邮局里有电话簿,我很快就查到了上海书画鉴赏协会的地址,立刻赶了过去。

这个书画鉴赏协会坐落在黄浦区淮海路上,是一栋蓝白相间的三层法式建筑。我到了办公室门口,敲了敲门,里面说请进。我推门进去,一个中年人正手执剪刀,在埋头修饰盆景。

“您好,我是许愿。”我开门见山地说。

这个中年人一听我的名字,立刻转过身来,冷笑着说:“我当是谁呢,原来是许大名人。你来我这儿,是不是又发现什么假货啦?”

我忍气吞声把来意说了一遍,希望能查到当年那老掌柜的名字,或者商号,最好能找到他本人。

刘战斗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,双手搭到肚皮上,说:“对不起,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,我不记得了。”

我只得悻悻离开,心想实在不行就给刘局打个电话,刘局有办法对付他。

刚出小楼的门,我的BP机就响了。我低头一看,上头有一句话:“去找

刘战斗了?”我抬起头,扫视四周,人来人往的没有任何异样。但我知道,药不然肯定偷偷跟着我,只是不知警察有没有派便衣跟踪我,所以才没现身。

很快第二条信息又发了过来:“买一两栀子、一包红茶、十个橡子,再去。”

一两栀子、一包红茶、十个橡子?

这三样东西别看常见,凑齐了也挺不容易。买回来后,我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个小塑料袋里,再度登门拜访刘战斗。我把塑料袋往他的桌子上一放,几粒栀子和橡子滚落出来,还露出了茶包。

说来也怪,刘战斗一见这三样东西,面色顿时大变,看我的时候,两眼几乎要冒出火来。

刘战斗勉强露出一个笑容:“小许啊,你走了以后我仔细回想了一下,有点想起来了。既然刘老爷子让你查,总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。”

“那你说吧,我听着。”

刘战斗掏出一块布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然后才发现是擦眼镜布。他甩了甩手,告诉我:“那家商铺叫樊沪号,掌柜就姓樊。这家铺子在上海算是个十字号,规模不大,信用还不错。”

我面无表情地点点头:“那么樊掌柜人呢?”

“早就病死了,樊沪号的铺子也关了。”

“当时不是有个后生陪他去的吗?”

“哦,你说樊波啊,那是他侄子,后来进了一家工厂当了工人,现在还在上海。前几年他来找过我一次,闹着说当初收购古董的价钱不公道,要求归还或者赔偿。我说那是国家文物商店的统一政策,跟我没关系。他不服,就写了申诉信往上告,也不嫌烦。”

我问他信都在哪里,刘战斗起身从一个文件柜里翻出一封信,我把封口撕开,里面是三页信纸,除了讲述那次收购的过程,还有一张被强制收购的古董清单,缺角大齐通宝也赫然在内。不过这个樊波显然是个外行人,不仅把许多字写错了,而且还把缺角大齐通宝当成一件不值钱的玩意儿列在清单最后头。

继续往下看,看到樊波在信的结尾处留下自己的家庭地址,我把地址抄了下来,对刘战斗说:“你陪我去看看吧。”

樊波住在闸北区一条小弄堂里。我喊了一嗓子樊波的名字,有一个满脸皱纹的男子出来说:“我是樊波,你们是谁?”

他的年纪跟刘战斗差不多,我开门见山地说:“我们这次来,是想问问你关于樊沪号的事情。我们需要落实你申诉信中附的那些古玩的相关细节,比如这个缺角大齐通宝,我们想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买的,从谁手里买的。”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: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